

1624：紀念與慶典的 時間景觀

*Not all people exist in the same Now.
They do so only externally, by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they may all be seen today.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living at the same time with others.*
Ernst Bloch, *Heritage of our Times* 1991 [1935]

〔客觀的時間〕就是那個戴在手腕內側，在你脈搏旁邊的那個時間。
而主觀的個人時間，是以你和記憶的關係來量測的。
Julian Barnes, *The Sense of an Ending*, 2011

Covid-19於2019年末爆發，翌年初始即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告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至2022年5月5日解除。期間，世人苦於疫情多變，適應困難。正當人們褪去口罩，逐漸恢復原有生活步調之際，2023年11月，ChatGPT橫空出世，才因新興疾病驚魂未定的人們，再次被迫面對足以改變未來的新興科技。2024年，我們依舊審慎應對著快速變動的現代與未來，但卻同時以「臺南400」邀請所有人回想臺灣的1624。前瞻未來也記憶過往，我們積極朝時間軸的兩方延伸，探索意義。

有人說，臺南歷史怎麼會從1624算起？漢人開墾前的平埔族人，3000年前的左鎮人呢？更不用說，月世界的泥質惡地，是歷經500萬年，在上新世造山運動之後，經風化侵蝕所形成。地質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乃至於個人視角，都能建構出專屬的事件流。例如，泥質惡地形成地質史，又或1624年熱蘭遮城建立以來的文字歷史。

過去，地質史與文字史似乎分屬不同範疇。地質史屬自然，文字史屬人文，各有邏輯與意義。然而，人類世的命名當頭棒喝，指出人類唯有打破成見，不再強硬切分自然與人文，才能在各種交互關係中真正認識地球整體以及人類的生存限制。人類世追求永續的理想，絕非要求我們接受單一的文化與社會實踐，而在鼓勵認識不同事件流同步化之後的樣態，也就是緊密交互影響之後的多元異質。面對多元、複雜、變動與差異，我們如何相互尊重、寬容與共生？或者我們是否至少嘗試減緩因誤解、摩擦而帶來的衝突？

在這個意義之下，之所以回想「臺南400」，重點肯定不在以「慶典」來測定臺南歷史的起點，而是期盼藉由週年召喚切身感，進而邀請所有人在追求共同生活的前提下，重新反思複數時態所帶來的當代意義。無論喜歡或厭惡，我們承繼了時空連續體的各種特質，以致當代社會擁有「同時不共代」的時間景觀。當代社會，或許潛伏了地質史累積長久的風險，例如地震或氣候變遷。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學習面對平時緩慢累積卻又時而產生奇異點的世界。未來的危機或許不再是一次性的超過臨界狀態，而是持續瀕臨界線。因此，面對未來社會需要的不是一次性解方，而是不間斷地調整、因應與再次恢復穩定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韌性。

懷抱韌性未來想像的成大281，首先收錄兩篇有關校史的文章。〈成大的陽光櫻〉敘說一則被遺忘的過去，但它與〈成功大學醫學中心籌設歷程〉中的醫學中心一樣，都擁有賦予當代成大豐富意義的曾經。我書寫，故我存在。

281「觀點」，紀錄三篇應景的博物館展示，側面見證「臺南400」。〈「跨•1624：世界島臺灣國際特展」觀後感〉、〈熱蘭遮博物館「從大員到臺灣」展覽觀後感〉賦予1624不同意義。〈城市的文化樞紐，臺南博物館：一座屬於臺南人的精神家園〉期許臺南市立博物館能以多元視角再現城市精神，成為文化樞紐。

「榕園記事」〈聽見地方與自己的聲音——迴聲社造〉是學生駐點地方，落土踏實的學習歷程與生命經驗。在三寮灣，社造行動凸顯出臺灣「同時不共代」的當代生活特色。均質的地方，或許只存在偏見與想像中。〈醫療職場中的性騷擾〉則從性別議題切入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生活世界。過去的無關緊要究竟如何形成，未來應如何建構性別友善的環境？

2024「臺南400」活動已近半場，2025府城建城300系列逐漸亮相。〈紅球計畫與府城300〉與〈紅球臺南：與城市共舞一期一會的記憶〉側記紅球的共襄盛舉。鮮豔巨大紅球，以其與都市空間功能無關的結構嵌入都市紋理，產生美感衝突與趣味。2024年的紅球與400年的世界歷史對話，與300年的建城歷史對話，與戰後臺南對話，也與當代的我們對話。藝術家以藝術介入擾動了被梳理鋪平的單一時間架構，重點是，在紅球離開之後，我們是否能掌握住那些被卡出來的時間縫隙，在認知異時性的共時存在之後，試著打造一個韌性的多元社會？

1624究竟留給2024什麼，又或者2024藉由1624認識了什麼？僅以1624字邀請成大人共同見證歷史。